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魯迅



热风



2216-1
43
29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鲁迅卷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姜德铭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4-01427-6

I. 中… II. 姜…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38 号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姜德铭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143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640.625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104-01427-6/I·575 定价:5980.00 元(全 52 卷)



前 言

鲁迅(1881—1936),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幼年时多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17岁离家到南京求学,接受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02年赴日留学,在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时受到刺激,深感救治国民精神愚弱麻木的必需,毅然弃医从文。1909年鲁迅回到国内,在各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通过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思考,越发认识到思想革命的迫切。新文化运动突起,鲁迅迅即站到运动的前列,并于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实质,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入低潮,鲁迅虽深感“荷戟独彷徨”的悲凉,但他依然积极地在文化战线上奋战,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中,鲁迅都坚决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并为之呼号呐喊。1927年为避军阀迫害,加之个人爱情生活原因,鲁迅偕许广平辗转广州最终定居上海。三十年代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入侵和蒋介石的对内残暴统治,鲁迅仍屹立在斗争前沿,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与各种反动思潮进行最坚决地战斗。1936年,鲁迅因病与世长辞,全国震悼。

鲁迅一生写了大量杂文,自编或他人为之编订的杂文集共计16部,占据鲁迅全部作品的最大比重。鲁迅的杂文创作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18—1925年可称为形成



期。这一时期正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期。鲁迅这时的杂文多是针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思想观念而发,带有形成期的明显特征,《坟》中的杂文更接近于“论”,以细密的逻辑层层推进,说理充分;而《热风》中的杂文则更接近“感”,直抒胸臆,情感性的特征也更明显。1925—1927年是鲁迅杂文创作的发展期,这时的杂文更多是围绕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写成的,并有了像章士钊、陈西滢这样比较集中的目标,文章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已经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作者思想的尖锐性与深刻性也更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自由地运用多种形式而又赋予杂文文体统一的特征,这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有了充分的验证。1927年以后的杂文创作则可以统归为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建立,把自由民主的最后一点遮羞布也撕得粉碎。鲁迅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对国民党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态度中感受到中国各种思想和言论的性质,从而使其杂文有了更广阔丰富的内容,也有了更凝聚的视点。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批判各种面目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并对各种文坛小丑进行了尖利的讽刺和批评。鲁迅把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生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用强烈的主体意识记录客观事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鲁迅的杂文堪称中国现代史诗性的作品,它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中国社会思想的百科全书。本库收录了鲁迅杂文经典《热风》、《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从中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想现象。



目 录

热风

题记	(3)
----------	-------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

二十五	(7)
三十三	(10)
三十五	(17)
三十六	(19)
三十七	(21)
三十八	(23)

一九一九年

随感录

三十九	(29)
四十	(33)
四十一	(36)
四十二	(39)
四十三	(41)
四十六	(43)
四十七	(46)
四十八	(47)
四十九	(49)
五十三	(51)



热 风

五十四	(55)
五十六 “来了”	(58)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61)
五十八 人心很古	(62)
五十九 “圣武”	(64)
六十一 不满	(68)
六十二 恨恨而死	(70)
六十三 “与幼者”	(72)
六十四 有无相通	(74)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76)
六十六 生命的路	(78)
一九二一年	
智识即罪恶	(80)
事实胜于雄辩	(84)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85)
为“俄国歌剧团”	(90)
无题	(92)
“以震其艰深”	(94)
所谓“国学”	(96)
儿歌的“反动”	(98)
“一是之学说”	(100)
不懂的音译	(104)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109)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11)
即小见大	(115)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117)



华盖集

题 记	(123)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	(128)
青年必读书	(131)
忽然想到	(133)
通 讯	(140)
论辩的魂灵	(148)
牺牲谟——“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	(151)
战士和苍蝇	(156)
夏三虫	(158)
忽然想到	(160)
杂 感	(166)
北京通信	(169)
导 师	(173)
长 城	(176)
忽然想到	(177)
“碰壁”之后	(185)
并非闲话	(192)
我的“籍”和“系”	(199)
咬文嚼字	(204)
忽然想到	(206)
补 白	(218)
答 KS 君	(229)
“碰壁”之余	(233)
并非闲话 (二)	(241)
十四年的“读经”	(245)



评心雕龙	(251)
这个与那个	(256)
并非闲话 (三)	(266)
我观北大	(275)
碎 话	(278)
“公理”的把戏	(282)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290)
后 记	(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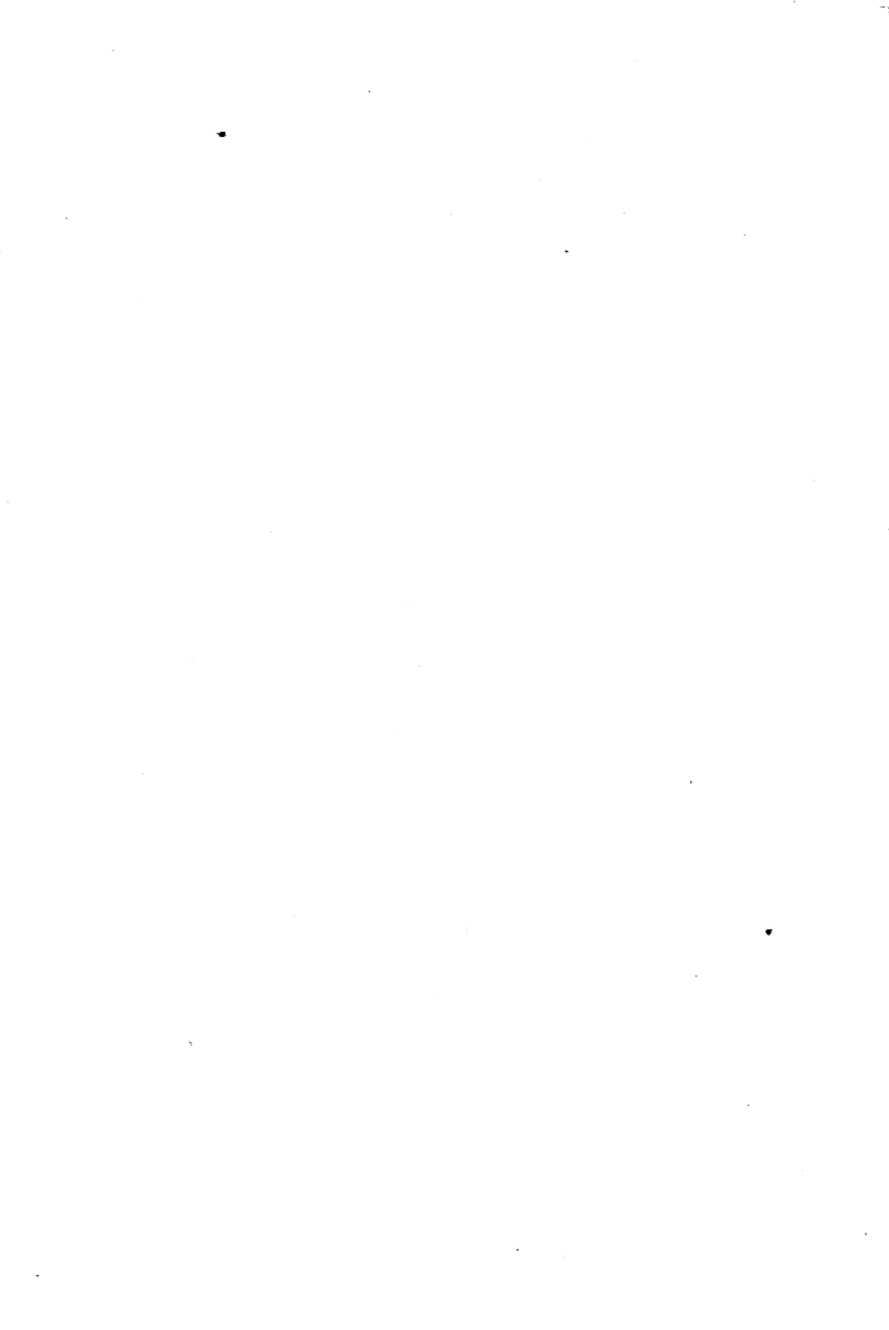
华盖集续编

小 引	(301)
一九二六年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303)
有趣的消息	(316)
学界的三魂	(326)
古书与白话	(333)
一点比喻	(337)
不是信	(341)
我还不能“带住”	(363)
送灶日漫笔	(368)
谈皇帝	(373)
无花的蔷薇	(376)
无花的蔷薇之二	(382)
“死地”	(387)
可惨与可笑	(390)
纪念刘和珍君	(394)
空谈	(401)
如此“讨赤”	(405)



无花的蔷薇之三	(408)
新的蔷薇	(413)
再来一次	(419)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425)
马上日记	(430)
马上支日记	(442)
马上日记之二	(462)
记“发薪”	(470)
记谈话	(476)
上海通信	(482)

热 风





题 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¹⁾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²⁾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³⁾，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⁴⁾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⁵⁾。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



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6]，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7]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注 释：

〔1〕童子军 资产阶级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一九〇八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二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2〕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为作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3〕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这个运动，于十一月十五日派出便衣警察和浪人，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国公愤的福州惨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十二月五日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硬说“事件责任全在中国”，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驻中国的参赞，一九一五年帮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凯订立所谓“二十一条”的条约。

〔4〕《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起初各篇都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五十六篇起才在总题之下有各篇的题目。作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



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该刊第六卷第六号的《六十六 生命的路》为止，共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在本书中。

〔5〕这里说的上海《时报》，应为上海《时事新报》，参看本书《随感录四十六》及其注〔3〕。

〔6〕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照作者的意思，二者表面上很相似，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他在《什么是“讽刺”？》中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如果貌以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7〕“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佛家语。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桧史·记龙眠海会图》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1〕}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2〕}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3〕}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